



文学卷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一〕 长篇小说

董友忱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一〕(长篇小说)

董友忱 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V, 长篇/(印)泰戈尔(Tagore, R.)著;
董友忱等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董… III. 长篇小说-作品
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59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总编室: 010-63370164

发行部: 010-63370170 6337099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刷

960 × 640 1/16 开本 216 印张 25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全套共 16 册): 540.00 元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修女

序

对读者来说,承担某项任务是合适的,未必让作者来承担此项任务也合适。作者本人来研究分析自己的作品,不是一件美事。可以说。这样做是不妥的,因为完全不带个人感情色彩来进行这项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会有公正客观的评判标准。出版者渴望知道,为什么我要写《沉船》。关于这一点,就连天神都不晓得,更何况凡人呢!出版者要求我能提供更多一些外部的信息材料。然而,大河之源是在地下的深层,牛嘴山洞^①并不是它的源头。如果把出版者的约稿看成是一种鼓励,那么,倒可以多讲几句。除此之外,我还能讲些什么呢?从小说中所得到的东西和从出版者那里所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勿庸赘言,从深层次上说,写小说不能太着急。写小说的人不走出家门。他就会遇到困难,他就会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我写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也会起变化。现在心理描写已成为当今时代小说创作的一种追求。故事情节在小说中已退居次要位置。因此,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探索内心的奥秘,描写男女主人公生活中所发生的严重误会——这既是很残酷的,又是很有趣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忠于丈夫的观念尽管在我国普通女性的心目中是存在的,但是其根基是否就那么深厚,以致她们甚至可以怀着羞愧的心理撕破在无意中 so 萌发的第一次爱情之网。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做出圆满的回答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在某一个特殊的女性心目中不可能不如此的牢固,因此,当她听到自己那位并不认识的丈夫的消息时,她就扯断一切情感的纽带,立即出走去寻找他。感情和观念这两种东西,如果在一个女人的心中都同样十分牢固,如果这两者最后兵刃相见,那么,这部小说的戏剧性就可能

① 牛嘴山洞: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个著名的山洞,其形状似牛的嘴,故名牛嘴山洞。据说印度的恒河发源于此山洞。——译者注

会更加强烈,在人们的心里就会长期留下一道悲剧性的痛苦伤痕。而这场悲剧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罗梅什——他的痛苦不是由于他内心里相互对立的情感冲突造成的,而是由于难以摆脱的事态发展的错综复杂性造成的。如果评论家由于这个原故而责怪作者,那么,我是不会反驳的。我只想说明一点:我在这部小说的部分描写和表达人物苦恼中注入了一些诗意,如果说这样做并没有破坏读者的情趣,那么,《沉船》中的这一部分,大概可以为诗人赢得一点点荣誉。但是,我还不敢这样,因为读者的口味是在迅速变化的。

这一次，罗梅什一定会通过法学考试，对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怀疑。掌管大学的文艺女神，经常把她那金色的莲花撒向罗梅什，给他颁发奖章。并且从来也不少给他发奖学金。

考试已经结束，他现在应该回家去了。但是现在却看不到他急于收拾行装的任何迹象。他父亲来信，催他赶快回家。罗梅什在回信中写道等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就马上回去。

奥农达先生的儿子久根德罗，是罗梅什的同学。罗梅什就住在与他们家相毗邻的一栋房子里。奥农达先生是梵社的成员。他的女儿海梦莉妮正在准备通过文科学士考试。罗梅什经常到奥农达先生的家里去喝茶，而且在不喝茶的时候，也常来他们家里坐一坐。

海梦莉妮洗过澡后登上屋顶晒台，她一边在晒台上踱着步，晾晒头发，一边在背诵着什么。就在这同一个时间，罗梅什手里拿着一本书，独自一人也坐在屋顶上的小屋一侧。这个地方对于学习来说的确不错，可是如果稍稍想一下，那么，你很快就会明白，这里的干扰也是相当多的。

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提及订婚之事。从奥农达先生方面来说，不提此事是有一点儿原因的。他有一位青年朋友去英国学习法律了，而这位青年就是奥农达先生心目中的理想佳婿。

有一天，在茶桌上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奥寇耶——这位青年人虽然没能很好地通过考试，但是不能说他在饮茶以及其他享乐方面也不如其他青年。所以，在海梦莉妮的茶桌旁他也经常抛头露面。他挑起争论，男人的智慧就像宝剑，即使没有磨砺，仅仅由于它自身的重量也能做很多事情；女人的智慧就像削铅笔的小刀，不论怎么磨砺，都做不成任何大事，等等。对于奥寇耶的这种无稽之谈，海梦莉妮本打算以沉默来表示蔑视。可是，为了贬低女性的智慧，她的哥哥久根德罗也举出了论据。当时罗梅什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就立即站起来，开始赞美起女性来。

就这样，罗梅什在对女性的赞美中显得十分激动，他比往日就多喝了两杯茶。就在这时候，送信人把一封短信送到他的手里。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那是出自他父亲的手笔。由于要读信而中断了争论，罗梅什匆匆读完了信。

大家问道：“出了什么事？”

罗梅什回答说：“家父从乡下来了。”

“哥哥，我们为什么不把罗梅什的父亲请到这里来呀？这里的茶点都是现成的。”海梦莉妮对久根德罗说道。

罗梅什急忙说：“不，今天就算了。我这就告辞。”

奥寇耶心里暗自高兴，于是说道：“可能他老人家是不会在这里吃东西的。”

罗梅什的父亲布罗久摩洪先生对罗梅什说：“明天你必须跟我乘早班火车回家去。”

罗梅什搔着头，问道：“有什么事情吗？”

布罗久摩洪说：“倒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样着急呢？”罗梅什凝望着父亲的脸，希望听到他的解释，可是父亲却认为，没有必要满足儿子的这种好奇心。

晚上，当布罗久摩洪先生出去拜访他那些住在加尔各答的朋友的时候，罗梅什坐下来，准备给父亲写一封信。当他写到“父亲大人，儿膝下敬禀者”时，就再也写不下去了。罗梅什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与海梦莉妮的关系双方都已经默许了，此事无论如何也不该再瞒着父亲了。”他以不同格式又写了许多张信纸——但最后全都一一撕毁了。

布罗久摩洪吃过晚饭，就安静地睡着了。罗梅什登上屋顶晒台，望着邻居的房子，就像一个夜游的幽魂一样，开始急促地踱来踱去。

夜里九点钟的时候，奥寇耶才从奥农达先生的家里走出来。夜里九点半的时候，他们家的大门就关闭了。夜里十点半之后，奥农达先生客厅里的灯火熄灭了。夜里十点半之后，那栋楼房里的所有人都进入了沉睡的梦乡。

次日，罗梅什不得不乘早班火车离开了加尔各答。布罗久摩洪先生是位很细心的人，罗梅什也就没有误车的机会了。

二

罗梅什到家后才知道，他的父亲已给他选定了一个对象，而且结婚的日子也已经确定了。布罗久摩洪有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名字叫伊山，他是位律师。那时候布罗久摩洪的家境很不好，在伊山的帮助下他家才富裕起来。可是伊山过早地去世了。在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一点儿积蓄也没有，只留下一屁股债。他的寡妇妻子带着一个小女儿，陷入了困境；他朋友的这个女儿，如今已经长到该出嫁的年龄，于是他就为这个姑娘和罗梅什订了

婚。罗梅什的一些朋友反对这桩婚事。他们说,这个姑娘看上去并不怎么漂亮。

布罗久摩洪说:“我不理解这些议论。人既不是花,也不是蝴蝶,怎么能把外貌漂亮不漂亮放在首位呢!这姑娘的母亲十分厚道贤惠,这姑娘如果也能像她母亲一样,那么,就可以肯定,罗梅什将会是幸福的。”

听到人们纷纷议论这桩美满的婚事,罗梅什却满脸愁容,悒悒不乐。他无精打采,开始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他想出了各种解脱的办法,可是他又觉得哪一种都不可行。最后,他鼓起勇气,十分痛苦地对他父亲说:“爸爸,这桩婚事我难以接受。我已经答应了别人。”

布罗久摩洪:“你说什么!你已经正式订婚了?”

罗梅什:“不,还没有正式订婚,不过……”

布罗久摩洪:“那么,与女方已经正式谈过了?”

罗梅什:“没有,还没有正式谈过——”

布罗久摩洪:“还没有!既然你一直到现在都能保持沉默,那你还可以继续沉默下去!”

罗梅什默默地伫立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如果娶别的姑娘做我的妻子,那将是不道德的。”

布罗久摩洪说:“如果你不娶我给你选定的对象,那对你来说将更是不道德的。”

罗梅什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他开始想这期间也许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

罗梅什结婚的日期已经确定下来。据算命先生推算,在这个日期之后,整个一年里都没有吉祥的日子。因此,他想设法拖过这个日期,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得到一年的缓冲时间。可是他这种希冀并没有实现。

到姑娘家去迎亲要走水路——而且路程十分遥远——沿着两三条河道需要走三四天。为了预防路上出现意外耽搁,布罗久摩洪提前一周选定一个黄道吉日就出发了。

一路都是顺风。到达什穆洛卡达的时候用了还不到三整天的时间。现在离结婚的日子还有四天。

布罗久摩洪也希望提前三四天到达。他的亲家母住在什穆洛卡达,生活很贫困。布罗久摩洪很早以前就想把她接到他们村子里来,以便让她生活幸福和有保障,这样他就可以尽到对已故朋友的义务。但是由于两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因此,他觉得突然提出这种建议是不合适的。现在由于儿女们即将成亲,他说服了亲家母同意把家搬过去。亲家母这辈子只有这么

一个女儿——住在她女儿的身边，还可以对自幼丧母的女婿尽到母亲般的义务，所以她对此是不反对的。她说：“别人想怎么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好了。反正我要和我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

布罗久摩洪提前几天到达了什穆洛卡达，并且开始帮助他的亲家母收拾她家里的东西。这样在举行婚礼之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出发了。因此，他从家里带来了几个亲属女眷。

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罗梅什没有念诵规定的经文咒语；在拜堂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在闹新房的时间，他低着头，默默地忍受着人们的耍笑；夜里，他侧着身子睡在床边上；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走出了新房。

婚礼一结束，迎亲的船队就出发了。女人们乘坐一艘大船，老人们乘坐另一艘大船，新郎和他的同伴们乘坐第三艘大船，而吹鼓手和乐师则坐在另一艘船上；他们不时地吹吹打打，显得很热闹。

这一日天气炎热难忍，晴空万里无云，可是四周却笼罩着一层乳白色的雾气，河岸上的树木呈现出灰蒙蒙的颜色。树叶纹丝不动。船夫们全身都汗淋淋的。将近黄昏时，船夫们说：“主人，现在我们停船靠岸吧——再往前走，很远的一段路程都没有停泊船的地方了。”

但是布罗久摩洪不想在路上耽搁，他说：“在这里停船可不行。今天是第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们要到达巴卢哈达再停船。我多给你们赏钱。”

船队离开村庄，继续向前航行。河的一侧是火辣辣的沙滩，而另一侧则是陡峭巍峨的悬崖。月亮升上了雾茫茫的天空，看上去就像醉汉的眼睛一样浑浊不清。

这时候，天空中仍然不见一丝云影，可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传来了一声雷鸣。大家向西方地平线一望，就看到一个巨大的从没见过的扫帚似的烟柱急驰而来，并把枯枝、败叶、蒿草、尘沙卷上了天空。

“小心哪！小心哪！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妈呀！”人们呼喊着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分钟之后谁也说不清了。一场龙卷风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迅猛地横扫过来。刹那间，不晓得这几艘大船被吹到哪里去了。

三

雾霭渐渐散去。洁白的月华洒满悠远而干燥的沙滩，宛如为它披上了一件寡妇的丧衣。河里不见船只，也没有波浪，在河面上和陆地上笼罩着一

片宁静,这就像经过病痛之后死亡奉献给病患者的那样一种永恒的安宁。

罗梅什苏醒过来后发现,他倒在河岸的沙滩上。过了一会儿,他就想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简直犹如一场噩梦一样,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的父亲和其他亲人的情况怎么样呢?为了弄清情况,他挣扎着站起来。他向四周看了一下,到处不见人影。于是他就沿着河岸的沙滩向前去寻找。

在帕德玛河的两个支流中间,有一片白沙洲,它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静卧在河口处。当罗梅什从一个支流的河岸转到另一个支流岸边的時候,他发现不远处好像有一件红色纱丽。他快步走到近前一看,发现是一位身穿红绸纱丽的新娘,昏倒在地上。

罗梅什知道应当怎样做人工呼吸来挽救溺水的垂危之人。罗梅什握住姑娘的两只手臂向她的头部方向推举,然后再向她的腹部挤压,这样做了好一会儿,新娘才慢慢地缓过气来,并且睁开了眼睛。

罗梅什当时非常疲倦,所以,他默默地坐下来。他本应该询问一下这位姑娘,可是他仿佛连问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姑娘当时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她的眼睛睁开一下,可是她的眼皮立即又合上了,罗梅什仔细检查一下,她的呼吸已再没有什么障碍了。在这无人的水陆交界之处,在生死之间,罗梅什当时凭借着这皎洁的月光,久久地凝视着这位姑娘的脸庞。

谁说苏湿拉不漂亮?这张紧闭着双眼的娇嫩的小脸的确不大——然而在如此广阔的洒满月光的天宇间,只有这张美丽而温柔的小脸才是唯一值得欣赏的东西。

罗梅什忘掉了世上的一切。他想到:“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由于人声嘈杂我都没顾得看她一眼,这倒是一件好事。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看着她。我帮助她恢复了呼吸,因此,就比诵读结婚咒语更有权利接纳她为自己的妻子。通过诵读咒语,我只能得到自己的合法妻子,而在这里我得到她,是作为慈悲的天神对我的恩赐。”

新娘子恢复知觉后,坐了起来,整理一下散落的纱丽并用她的纱丽罩住了自己的脸。

罗梅什问道:“你们船上的其他人都在哪里,你知道吗?”

她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罗梅什又问她道:“你在这里坐一会儿好吗?我到周围转一转,去找一找其他人。”

姑娘什么都没有回答,但是她的全身却在瑟瑟地颤抖着,仿佛在说:“你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呀。”

罗梅什明白了她的心思。他一下子站起身来,向四周望了望——在洁白的沙滩上不见任何人影。他拼命地大声呼叫着亲人们,可是听不到任何人回答。

这种徒劳的努力使罗梅什感到精疲力竭,于是他又坐在地上。这时他看到新娘子用双手捂着脸,企图压制自己不哭出声来,她的胸脯不停地上下起伏着。罗梅什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就向姑娘的身边移坐过来,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她的头和后背。她再也控制不住了——于是就恸哭起来。罗梅什的两眼也扑簌簌地流出了泪水。

当疲惫的心灵停止恸哭的时候,月亮也落山了。透过黑暗来看这片无人的土地,就像奇妙的梦境一样。朦胧的白沙滩,犹如死人的脸面那样灰白。在微弱的星光下,这条河流就像蟒蛇身上平滑的黑色鳞片,在熠熠闪烁着光泽。

当时罗梅什用双手握住姑娘那两只冰冷而柔软的小手,轻轻地把她拉入自己的怀里。恐惧的姑娘没有表示反抗,她最怕自己身边没有人。在凝固的漆黑中她紧紧偎依在罗梅什那起伏的胸脯上,感到心里踏实多了。当时她已经顾不得害羞。因此,她自己非常愿意在罗梅什的两个手臂之间获得自己的位置。

当预示朝霞的启明星开始隐没的时候,东方那条蓝色河流水面上的天空,最先呈现出灰白色,并且渐渐变得殷红。这时候,可以看到,正在熟睡的罗梅什倒在沙滩上,而新娘靠近他的胸部枕着手臂,睡得正香。后来,当清晨的温柔霞光触摸到他们两人眼睑的时候,他俩很快就醒了,并且坐了起来。他们惊奇地环顾一下四周,随后忽然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家里;他们回忆起来了,他们是在航行中遇到了风暴。

四

早晨,河里已出现渔船的点点白帆。罗梅什叫来一只小渔船。他在渔夫的帮助下租到了一艘大船,并且请警察局帮助他寻找失踪的亲人,然后他就带着这位新人动身回家了。

罗梅什的大船一靠近村里的码头,他就获悉,他父亲和岳母以及其他几位亲戚朋友的尸体已被警察从河里打捞上来。除了几个船夫外,谁也不会再指望还会有人活着。

家里只剩下罗梅什的祖母。她一看见罗梅什和孙子媳妇回来,就嚎啕大哭起来。村里所有参加迎亲的人家,也都响起了哭声。没有人吹奏螺号,也没有喜庆的欢呼,没有一个人来欢迎新娘子,甚至就连来瞧看她的人也没有。

罗梅什决定：一办完亲人们的丧事，他就带着妻子到外地去。但是父亲的遗产问题不解决，他也无法很快动身。家里几位悲痛欲绝的女亲属，要求去圣地定居，为此也来纠缠不休，此事同样需要罗梅什来处理。

在处理所有这些事务以外的闲暇时间里，罗梅什对于爱情的研究也并非毫不热心。尽管他以前听说，他的新媳妇已不是一个小姑娘了，甚至村里的女人们都因为她的年龄偏大而看不起她，可是他应当怎么同她相爱呢？这位通过文科硕士学位考试的年轻人，从任何书本中都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知识。他认为，过早地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不过，爱情虽然与书本上的知识毫不相干，可是令人惊奇的是，他那受过高等教育的头脑里却萌发出了一种奇妙的感情，因此，他对这位少女开始喜欢起来了，并且已经把这位少女想像成为他未来家庭的拉克什米^①。在这种想像中，她既是妻子又是少女新妇，既是年轻的爱人又是孩子的良母——这种形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一个画家或诗人对于自己未来的画或诗总是想像得十分美好，所以心里总是怀有一种爱惜之情，罗梅什也是如此，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小姑娘身上了。这位少女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他未来的爱人和贤妻的形象。

五

将近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一切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几位女亲属已做好去圣地定居的准备。邻居中有一两个女人，也开始同这位新娘子逐渐熟悉起来。这位少女与罗梅什的最初爱情纽带也慢慢系紧了。

现在每当黄昏的时候，两个人就登上开阔的天宇下那寂静的屋顶晒台，铺上草席，并在上面坐下来。有时罗梅什从背后突然捂住这位姑娘的眼睛，把她的头拉到自己的胸脯上，有时这位新娘子晚上不吃饭就睡着了，罗梅什就用各种办法把她弄醒，为此他受到了她的嗔怪。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罗梅什轻轻地抚摇着姑娘的辫子，说道：“苏湿拉，今天你的头发可梳扎得不好啊。”

姑娘坐着说道：“好哇，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叫我苏湿拉呀？”

① 拉克什米：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女神，毗湿奴大神的妻子，也是财富和美貌之神。在现代印度人的心目中，拉克什米是贤惠、美丽女性的代名词。——译者注

罗梅什不明白这句问话的意思，呆呆地望着她的脸。

新娘子说：“难道改换我的名字，就能改变我的命运吗？我从小就是很不幸的——而且只要我不死，各种不幸就不会离开我。”

罗梅什的心里立即扑腾起来，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某种误会，他心里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疑惑。罗梅什问道：“你从小是怎么不幸的？”

新娘子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父亲就死了，我母亲生下我还不到六个月也死了。我在舅舅家里受了许多苦。我忽然听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了并且很喜欢我——于是两天后就举行了婚礼。后来发生了什么灾难，你都看到了。”

罗梅什木然地倒在枕头上，凝望着苍穹。天空中升起了一轮团圞之月，它的银光显得有些昏暗。罗梅什已没有勇气再向她提出第二个问题。他多么希望，他所听到的这一切都是一场虚假的梦幻，并且能尽快从他的脑海里消逝。夏季的南风开始吹起来，就像一个昏厥者恢复知觉后深深叹出的气息。在这种月光下，毫无睡意的布谷鸟在鸣叫着——在不太远的河边码头上停泊着一艘大船，从船上传来了船夫们的歌声。这歌声在天空中久久地回荡着。过了好一会儿，新娘子都没有听到罗梅什讲话，于是她就十分轻柔地抚摸着罗梅什，问道：“你睡着了吗？”

“没有。”罗梅什回答道。

此后又过了很久，罗梅什都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候，新娘子慢慢地睡着了。罗梅什坐起来，望着她那张熟睡的小脸。造物主为她的命运所写下的密诏，在这张脸上至今都没有显示出一点儿迹象来。如此美丽动人的外貌怎么会隐藏着那种可怕的灾难呀！

六

这位姑娘不是罗梅什所娶的妻子，这一点罗梅什已经知道了，但是她是何人的妻子呢——要查明此事并不容易。罗梅什很策略地问她：“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你第一次见到我后当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姑娘回答说：“我没有看你呀，当时我一直低着头。”

“你听说过我的名字没有？”罗梅什问道。

姑娘说：“那一天我听说要结婚，第二天就举行了婚礼——我没有听说你的名字。舅妈当时又想赶紧把我打发走。”

罗梅什说：“好了，你既然上过学，那就把你自己的名字写给我看看吧。”

罗梅什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枝铅笔。姑娘说道：“你以为我不会写吗！拼写我的名字很容易。”说完她就用大大的字母写出了自己的名字：“斯里摩迪·科摩拉女士。”

罗梅什说道：“好，请写出你舅舅的名字。”

科摩拉写道：“尊敬的达里尼乔龙·丘多巴泰。”

“有什么地方错了吗？”科摩拉问道。

罗梅什回答说：“没有。好，你把你们村子的名字写给我看看。”

她写道：“托巴普库尔。”

罗梅什就这样用各种方法十分谨慎地了解到这位姑娘的一些生活情况，其中并没有什么好的条件可以用来解决问题。

随后罗梅什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她的丈夫被水淹死了。即便能打听到她的婆家，把她送到那里去，他们是否会接受她呢？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把她送回她舅舅的家里，她也不会受到很好的待遇。她作为一个新娘子在别人家里住了这么久，今天如果她的真实情况为世人所知，那么，她在社会上还怎么生活呢？哪里还会有她的位置呢？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那么，他是否愿意接纳她或者是否敢于接纳她？现在不管把这个女人抛到何处，她都会坠入无底的深渊。

罗梅什决不能把科摩拉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她不是自己的妻子，但是她又没地方可去。把她作为自己的妻子接受下来，也是不妥当的。罗梅什曾经用各种颜色的钟爱彩笔在未来生活的画布上把这位少女描绘成家庭中的拉克什米，现在这种形象很快泯灭了。

罗梅什不能再在自己的村子里住下去了。隐居在加尔各答稠密的人群中，可能还会找到一条出路。想到这一切之后，他就带着科摩拉来到加尔各答，并且在离他从前住处较远的地方重新租了一套住房。

科摩拉特别想看一看加尔各答。住进这房子的第一天，她就坐在窗前——从那里她怀着十分新奇的心情观看街上不间断的人流。这栋房子里有一位女佣，她住在加尔各答已经很久了。因此，她把科摩拉的好奇看做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愚蠢之举，并且厌恶地说：“喂，你在呆呆地看什么？时候不早了，你不洗澡啦？”

女佣白天做完事，晚上就回家去住。在这里过夜的佣人是雇请不到的。罗梅什开始思索起来：“现在我再也不能和科摩拉同睡一张床了——可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姑娘怎么度过这一夜呢？”

晚饭之后，女佣走了。罗梅什指着床铺对科摩拉说：“你睡吧，我读完这

本书再睡。”

罗梅什说完就打开一本书,装作读书的样子,疲倦的科摩拉很快就睡着了。

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晚上,罗梅什也以某种借口让科摩拉一个人倒在了床上。这一天非常炎热。卧室前面有一个露天的凉台,罗梅什铺上一块凉席,倒在那里,并且一边思考着各种事情一边扇着扇子,直到深夜才入睡。

夜里两三点钟的时候,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的罗梅什,仿佛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睡在这里,在他身边有人轻轻地扇着扇子。罗梅什在睡梦中把身边的姑娘拉到胸前,迷迷糊糊地说道:“苏湿拉,你睡吧。不要为我扇扇子了。”恐惧黑暗中的科摩拉倒在罗梅什的身边,偎依着他的胸脯,安然地睡着了。

清晨,罗梅什醒了,不觉大吃一惊。他发现,科摩拉用右手搂着他的脖子,靠近他的胸部睡着了——她亲切而又毫无羞愧地享受着自己对罗梅什拥有的权利。望着这位正在熟睡的姑娘,罗梅什的两眼涌出了泪水。他怎么能把这只信任他的温柔的手臂解开呢?他想起来了:夜里这位姑娘来到他的身边,曾经为他轻轻地扇过扇子——罗梅什深深地叹了口气,慢慢地移开姑娘的手臂,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经过多方面的考虑,罗梅什决定把科摩拉送往女子寄宿学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摆脱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哪怕能解脱一段时间也好。

罗梅什问科摩拉:“科摩拉,你想学习吗?”

科摩拉凝望着罗梅什的脸。这表情好像在说:“你在说什么呀?”

罗梅什向她讲述了学习的许多好处和乐趣。这种说教根本不需要,科摩拉说道:“你教我吧。”

罗梅什说:“如果要学习,你就应该进学校。”

科摩拉惊愕地问道:“进学校?像我这么大的姑娘还能进学校?”

科摩拉为自己年龄过大而有些难为情,罗梅什只是对她微微一笑,然后说道:“许多比你大的姑娘都在学校里学习哪。”

科摩拉后来就没有再说什么。一天,她和罗梅什一起坐上马车,到学校去了。这是一座大楼——那里有多少比她大的和比她小的姑娘啊!她简直无法数清楚。罗梅什把科摩拉交给了女校长,当他往外走的时候,科摩拉也跟着他走过来。罗梅什说:“你到哪儿去?你应该留在这里。”

科摩拉怯生生地问道:“你不留在这里吗?”

罗梅什说:“我不能留在这里。”

科摩拉紧紧抓住罗梅什的手,说道:“那我也不留在这里,你带我走吧。”

罗梅什抽出手来,说道:“科摩拉,你怎么这样!”

听到这一声责怪,科摩拉呆木地站住了,她那张脸一下子缩小了许多。罗梅什怀着痛苦的心情匆匆走了,但是姑娘那张呆木可怜而又胆怯的俊俏的小脸却刻在了他的心田。

七

罗梅什现在应该到阿利普尔去开展律师业务,他早就有过这种打算。但是他的心崩溃了。他已经没有精力去聚精会神地工作和克服第一次开展律师业务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现在,他每天都毫无目的地在恒河桥上和圆湖岸边转来转去。这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有一次,他甚至想到西部去旅游几天。就在这时候,他收到了奥农达先生写来的一封信。

奥农达先生写道:“我从报纸上看到,你已经通过了考试,但是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个信息不是从你那里获悉的。我们很久都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现在怎么样,何时来加尔各答,我们就不会挂念你了,并且还会感到高兴的。”

在这里交待一下,并不是没有必要的:奥农达先生曾经一度把自己的目光放在那位去英国留学的青年身上了。这位青年已学成后回国,并且同一位富翁的女儿结了婚。

这期间发生这些事情之后,罗梅什是否还应当像以前那样同海梦莉妮见面呢?对此他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不应该把不久前他接纳科摩拉的事告诉任何人。他不能在社会面前玷污无辜的科摩拉。然而,不向海梦莉妮讲清楚这件事情,他又怎么能像以前一样同海梦莉妮相处呢?

但是给奥农达先生写回信是不能再拖延了。于是他在信中写道:“由于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未能会见你们,请你们原谅。”他在回信中没有写明自己的地址。

这封信发往邮局的第二天,罗梅什就戴上律师帽,前往阿利普尔法院工作去了。

有一天,他从法院回家的时候,步行了一段路,当他正在和出租马车夫商讨租金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激动的声音:“爸爸,你看,那不是罗梅什先生吗!”

“车夫,停一下,停一下!”

车子在罗梅什的身边停住了。那一天,奥农达先生和他的女儿应邀出